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杜 布 洛 留 波 夫

人 民 出 版 社

△0
4354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杜 布 洛 留 波 夫

尤 夫 楚 克 著
伊 列 里 茨 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435
: 1593

洛留波夫

者：尤夫楚克、伊列里茨基
者：曹葆華、張禮修
反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行：新華書店
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20,000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1-20,000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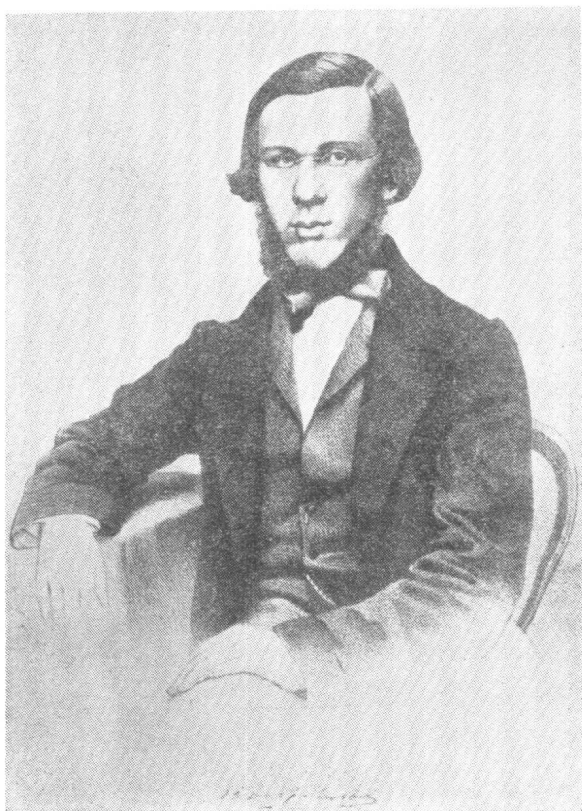
杜布洛留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 Н. А.)

著者：尤夫楚克 (М. Т. Иовчук)

伊列里茨基 (В. Е. Иллерицкий)

譯自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第二版第十四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 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尼·亞·杜布洛留波夫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1890

Николаев и Тихонов

A

1.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2.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3.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4.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5.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6.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ам, адепт, адепт, адепт.

杜布洛留波夫的手稿
俄國諺語俗語集

尼古萊·亞歷山大洛維奇·杜布洛留波夫（生於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即公曆二月五日，死於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公曆十一月二十九日）是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傑出的文學批評家和唯物主義哲學家，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最親密的戰友。

生平事業 杜布洛留波夫生於尼日涅·諾夫哥羅得（現名高爾基城）一個牧師的家裏。一八四八年在教會小學畢業，入教會中學。一八五三年杜布洛留波夫決定放棄教會職業；他沒有讀完最後一年，即離開了教會中學，去彼得堡進了第一師範學院。在學院度過的四年期間，杜布洛留波夫的物質生活非常困苦，損壞了他的健康。在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思想影響下（他還在尼日涅·諾夫哥羅得時就讀過他們的作品），杜布洛留波夫徹底地根絕了他在童年時代所接受的宗教思想，並且充滿了民主信念。他在大學生中間進行革命宣傳，組織秘密的政治小組，發行非法的手抄報紙「傳聞」。一八五五年杜布洛留波夫寫了下列的革命詩：「紀念格列奇五十周年」、「奧列寧靈前的哀歌」、「致羅

尋塔爾」、「尼古拉一世逝世頌」、「報紙上的俄國」等等。同時，杜布洛留波夫給反動的記者格列奇寫了一封信，尖銳而又激烈地揭露了專制政體、農奴制國家和沙皇本人。這個傑出的文獻顯然是在別林斯基給果戈里的著名書信的影響下寫的，這個文獻一直保存在第三局的檔案庫中，直到一九五〇年才被發現（在一九五一年的「文學遺產彙編」第五十七卷中科茲明證明這是杜布洛留波夫寫的）。

還在學院讀書的年份，杜布洛留波夫就開始認真地研究文學和批評的問題。一八五四四年他寫了這樣的文章：「對布斯拉也夫先生所編俄國諺語集的意見和補充」、「論大俄羅斯民歌在遣詞和造句方面的詩的特點」；一八五五年寫了「論俄羅斯歷史小說」一文；一八五六年寫了「俄語愛好者的對談者」一文，此文曾在「同代人」雜誌上刊登，給這位新起的批評家帶來了名望。杜布洛留波夫在自己最初的作品中就是以別林斯基光榮傳統的繼承者的姿態出現的。

一八五六年杜布洛留波夫結識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成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忠誠的戰友和學生。就在那時他開始積極地給「同代人」雜誌寫稿，而從一八五七年秋季起，在師範學院畢業後，杜布洛留波夫被委託主持該雜誌的批評欄，從此他的生平事業便與這一

工作不可分割地聯系着。同車爾尼雪夫斯基與涅克拉索夫一起，他成了「同代人」雜誌的領導者之一。五年期間（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年），杜布洛留波夫在這裏登載了幾百篇論文和評論，給俄國的革命政論、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和唯物主義哲學作了極寶貴的貢獻。在杜布洛留波夫的著作中具有特別意義的是：「人由於智力和道德活動而來的有機發展」（一八五八年）、「若列波卓夫先生所捏造的俄國文明」（一八五八年）、「羅伯特·歐文及其社會改革的嘗試」（一八五九年）、「從莫斯科到萊比錫」（一八五九年）、「什麼是奧勃洛莫夫主義？」（一八五九年）、「黑暗王國」（一八五九年）、「真正的一天何時到來？」（一八六〇年）、「俄國平民描述的特徵」（一八六〇年）、「黑暗王國中的一縷光明」（一八六〇年），等等。一八五九——一八六一年間，杜布洛留波夫主編「同代人」雜誌的諷刺欄「哨音」。

杜布洛留波夫屬於俄國解放運動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十二月黨人運動）的革命鬥士的一代。杜布洛留波夫活動的歷史意義就在於：他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樣，培養了真正的革命者，喚起了對勞動羣衆的深切同情以及對壓迫者的仇恨，他號召人們進行反對農奴制度和專制政體的鬥爭。杜布洛留波夫明確了解「同代人」雜誌所進行的宣傳的革命

意義，他寫道：「……當代的糊塗觀念只有以人民生活的獨特作用才能解決；爲了至少在我們的影響所能達到的一部分社會中喚起這種作用，我們不應當像催眠一樣來活動，而應當以完全相反的方法來活動。我們應該收集那些要求修正和改善的俄國生活事實，應該引起讀者注意他們周圍的事物，必須以一切醜事諷刺他們，苦惱他們，折磨他們；不讓他們安息，——直到讀者對這許許多多的污穢東西感到討厭，直到最後他們的心被刺痛，於是他們激憤地跳起來高喊道：『是的，這終究是受罪！我寧可讓靈魂墮落，也不願再生活在這漩渦中。』這就是我的批評語調與『同代人』的政治論文和『哨音』所要達到的目的和所要說明的原因……」（杜布洛留波夫：「哲學選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五六一頁）

杜布洛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起，在俄國所形成的革命局勢下，在思想上領導了俄國的革命民主派。他巧妙地突破了書報檢查的阻礙，在「同代人」雜誌每一期中宣傳了俄國民主主義改造的思想，他使讀者懂得：革命是幫助全國擺脫農奴制度落後狀況的唯一道路。沙皇政府和在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的自由派，震懾於農民羣衆可怕的暴動，於是擬訂了「解放」農民的掠奪性的草案。杜布洛留波夫對地主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思

想和政策展開了不可調和的鬥爭，正確地認為這個自由主義是革命運動的主要危險。他堅決地批判了站在自由主義道路上企圖削弱「同代人」雜誌革命宣傳的尖銳性的屠格涅夫和其他作家。

杜布洛留波夫爲俄國革命服務是不惜自己的精力的。雖然他病得很重，但他一天也不停止文學工作，他了解「同代人」雜誌的宣傳是爲農民民主革命作思想準備的強大工具。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杜布洛留波夫這樣寫道：「並不是勞動奪取了他的生命，——他工作得非常輕快，奪取了他的生命的是公民的悲哀。有時候他也答應休息一下，但他無論如何禁不住要從事熱情的勞動。他又怎能來珍惜自己呢？他感覺到他的著作強有力地加速着我國發展的進程，於是他催促、催促時間趕快到來……」（《杜布洛留波夫全集》，一九五〇年俄文版，第七卷，第八五一頁）甚至當他在國外醫治肺病的時候（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他也毫不疲倦地繼續爲「同代人」雜誌工作，一期又一期地在該雜誌上面發表他揭發西歐自由派的文章（「不可理解的怪事」、「來自土靈」、「卡米洛·卡卓·卡夫拉伯爵的生和死」、「神父亞歷山大·加伐茨和他的說教」）；他竭力以此來打擊革命民主派的最兇惡的敵人——俄國地主資產階級自由主義。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杜布洛留波夫逝世於彼得堡，葬於伏爾可夫公墓，在別林斯基旁邊。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在過早去世的革命家墳前發表了大胆的政治演說。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給「同代人」雜誌所寫的訃文中，關於他的友人這樣寫道：

「他僅僅二十五歲，但他已有四年在領導俄國文學了，——不，不僅是領導俄國文學，而且是領導俄國思想的全部發展……他的逝世，對於人民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他心中燃燒着對人民的熱愛，而且這樣早就燃燒盡了。啊，人民，他是怎樣熱愛過你呀！他的話沒有傳到你的耳朵裏，但是當你成爲他想看到的人時，你就會知道，這個天才的青年、你的優秀的兒子曾經向你作了多大的貢獻。」（同上書，第八五二頁）

哲學觀點和社會政治觀點 杜布洛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起，是俄國五十年代末成熟了的農民革命的精神領袖、思想代表者。杜布洛留波夫的社會政治、哲學、文學批評和教育的觀點之全部內容，都滲透着革命的民主主義。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激烈地抨擊專制農奴制度，向反動的「保守」思想作鬥爭。他以心靈的全部力量仇恨封建貴族以及向封建貴族卑躬屈膝的資產階級。他斷言道：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的鬥爭，「只有當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還沒有開始在任何一方表現出來時，才是激烈的和堅決的。」

一旦這個差別被理解了，敵對的雙方就會因有新的共同的敵人而抑止自己的熱潮，甚至企圖互相親近起來」（杜布洛留波夫：「哲學選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九二頁）。

在杜布洛留波夫的著作裏揭露了西歐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欺騙和偽善，他們用響亮的詞句來掩蓋自己對人民、對革命的恐懼。在揭穿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讚美時，杜布洛留波夫斷言道：「不論西歐的公開方式、教育程度、社會輿論，都不能保證無產階級的平靜和滿足……」（同上書，第一八四頁）這位批評家在「從莫斯科到萊比錫」一文中證明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對羣衆的離奇剝削變得更加細緻；「勞動人民」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處在封建主和資產階級市僧的雙重壓迫之下。杜布洛留波夫在「同代人」雜誌中反對俄國的地主資產階級自由派，他們企圖藉助於不徹底的改革來防止俄國的革命爆發，保存地主的權力和土地所有制。杜布洛留波夫揭穿「直觀的柏拉圖式的」自由主義，在「過去一年的文學瑣事」一文（一八五九年）中寫道：「……當我們認識到這麼多的生命攸關的問題已經提出時，把時間浪費在毫無結果的談話中，乃是卑劣的。我們不需要腐朽的、無聊的、沉浸在自滿自足的昏睡中

的、使內心充滿舒適的幻想的話語，我們需要新鮮的、自豪的、使內心沸騰起公民的勇氣、吸引人們參加廣大和獨特的活動的言論……」（同上書，第一卷，第四四一頁）杜布洛留波夫有力地揭穿了俄國文學中的自由主義的即所謂揭露的傾向，這種傾向局限於對個別缺點（法院受賄、官僚主義、個別地主的殘酷行為等等）的怯懦的批判，並不觸及專制農奴制度的基礎。作為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杜布洛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起批判了赫爾岑在革命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搖擺。赫爾岑在「鐘」上發表了「危險萬分!!!」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不公正地抨擊「同代人」和杜布洛留波夫的「哨音」對揭露文學的批判，當時杜布洛留波夫在日記中寫道：「然而我們的先進人士畢竟太好了，他們竟致消失了自己以前對革命號召的敏感，不論這種號召是在何處聽到，在什麼形式下出現。現在他們的腦子裏只有上面提倡的在合法性掩蓋下的和平的進步！」（杜布洛留波夫全集，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六卷，第四八七頁）

杜布洛留波夫是主張用革命來推翻反動制度的思想的熱情宣傳者。他必須為解放而鬥爭的思想灌輸給讀者。「可是，難道我們內部的敵人還少嗎？——批評家高呼道，——難道不需要和他們鬥爭嗎，難道不需要進行這個鬥爭的英雄氣概嗎？」（杜布洛

留波夫：「哲學選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二九四頁）和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者不同，杜布洛留波夫教導說：內部的敵人是可以免除的，「只要我們改變了生活中的潮濕的迷朦的空氣……」（杜布洛留波夫在書報檢查下的出版物中是這樣表示自己的非革命不可的思想的）。他竭力使「同代人」雜誌的讀者深信：不論農奴制度也好，不論資本主義制度也好，都不是永世不變的社會制度；人民的物質福利、政治平等和文化發展，只有在新的社會制度下才能達到，因為在那裏，照杜布洛留波夫的說法，「大家都會很好」；所謂在新的社會制度下，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自然，杜布洛留波夫對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道路，還沒有科學的概念。他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因為他沒有看到：只有無產階級才是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繼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後，杜布洛留波夫認為，社會主義在俄國可以在農民革命後的農村公社中成長起來。

在預測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徵時，杜布洛留波夫要求：「人在社會中的意義應當以他個人的美德來決定，每個人獲得的物質資料應當嚴格地適應於他的勞動的數量和品質……」（「杜布洛留波夫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一八七頁）他預見到，

在新社會中人們將按照自己的志願工作，「那時候每個人都將學習，爲了以後儘可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那時候不可能有寄生蟲了……」（同上）。按照杜布洛留波夫的意思，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有一條，這就是人民革命，其結果是消滅舊制度，建立勞動人民的民主政權。杜布洛留波夫把起來進行革命鬥爭的人民羣衆看作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他斷言道：「不藉助於特別的非常的情勢（是指革命——編輯部註），就別想在人民羣衆中很好地推廣教育和合理傾向。」雖然杜布洛留波夫號召人們在民主基礎上改造社會生活，並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同革命人民和「平民羣衆」聯系在一起，但是因爲俄國經濟和技術的落後以及俄國沒有發展的工業無產階級，所以他不能理解這個階級的歷史作用。

杜布洛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義是與他的愛國主義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這位偉大的政論家毫不疲倦地揭露反動政府的「專制、正教、民族性」這一口號的擁護者，揭露那歌頌沙皇俄國的宗法農奴制度基礎的斯拉夫派。他進行了反對世界主義自由派的劇烈的鬥爭，他們譏諷俄國人民，鄙視俄國人民的文化的獨特性，並且否定俄國人民的偉大的未來。杜布洛留波夫深信俄國人民及其創造力，他作出了真正民主的愛國主義的榜樣，

這種愛國主義把保護本民族勞動羣衆的利益和保護全世界「平民」的利益結合了起來。

杜布洛留波夫在「若列波卓夫先生所捏造的俄國文明」一文中寫道，「活躍的、積極的愛國主義的特點，正是在於它排除了一切國際間的敵視；而人爲這種愛國主義所鼓舞，只要對全人類有利，他便決心爲全人類勞動。他所以把自己的活動局限在本國的範圍內，是由於他認識到：這裏正是他真正的位置，在這裏他會最有用處」（杜布洛留波夫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五六七頁）。杜布洛留波夫堅決反對西歐殖民者的種族論。

杜布洛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義觀點，他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起製定和捍衛的農民革命綱領，是以俄國唯物主義哲學作爲自己的理論基礎的。杜布洛留波夫繼承和發展了偉大俄國思想家洛莫諾索夫、拉奇雪夫、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義傳統。還在青年時代他就讀過了赫爾岑的「研究自然界的書信」、別林斯基歷年關於俄國文學的述評和他給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在杜布洛留波夫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形成方面有特別巨大影響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藝術對現實的美學關係」與「俄國文學果戈理時代的概觀」。杜布洛留波夫批判地接受了西歐各國的哲學思想的成就，